

投資

大买卖是这样玩出来的
大老板是这样炼出来的

2

投资是老板们的私密话题，
你不懂你只好受穷，
他们懂所以他们有钱，
你问老板们是怎样赚钱的，
他们会说：投资，投资，最后还是投资！

月 关◎著

贷款、融资、集资、投资、兼并、抵押、谈判……
堂而皇之的商业活动，人人衣冠楚楚；
阳谋阴谋、明争暗斗、内幕交易、潜规则、利益链……
笑脸背后的较量，个个冷暖自知！

中国文联出版社

投資

大买卖是这样玩出来的
大老板是这样炼出来的

2

月 关◎著

投资是老板们的私密话题，你不懂你只好受穷，
他们懂所以他们有钱，你问老板们是怎样赚钱的，
他们会说：投资，投资，最后还是投资！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投资. 2 / 月关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104 - 04027 - 9

I. ①投…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309 号

投资. 2

责任编辑: 吴淑苓

美术编辑: 彭路军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 - 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4027 - 9

定 价: 39.80 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筹大钱民间集资顿时风起云涌，俩公司强强联手希望祸福相依 / 1

张二蛋这个老狐狸，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权衡再三，最终采纳了徐海生的建议，由他的宝元集团出面，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市工商联搞了一个名目集资。不出徐海东所料，如日中天的宝元集团由于企业规模庞大，名声在外，在项目审批中省去了许多繁琐的手续，一路绿灯。消息一经公布，公司的门槛都快要被人踏破，众人争相送钱。一周下来，集资款总额轻轻松松超过了一千万。与此同时，张胜的宝元汇金公司准备筹措三百万元，入股张二蛋的煤矿。这样一来，张二蛋的宝元集团和张胜的宝元汇金公司互相参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了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祸福相依。

第二章

静水深处潜流涌动事事要小心，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处处有陷阱 / 23

张胜何等聪明一个人，他紧紧把握机会，找准人生发展的方向，搭上改革顺风车，一路顺风顺水；他找到投资的方向，用钱生钱，用关系生钱，用智慧生钱，几乎是手到钱来滚滚钱来。然而，就在这一派祥和之下，却是暗礁遍布，潜流涌动：徐海生暗度陈仓任意调动资金被张胜发现禁止，只好歇手，于是便明修栈道，以他在公司的股份作抵押，频频借款，造成了公司资金链紧张。徐海生的本性是一个猎食者，他奉行的为人准则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与人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他奉行的投资理念就是赌博，赢者通吃。作为老大哥，作为合伙人，张胜简直对他无可奈何！

第三章

避风的港湾并不安全，有时候也许会变成葬身的坟墓！ / 44

从踏进波涛汹涌的商海那天起，张胜便想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躲避风浪的港湾，徐海生也建议他拉大旗作虎皮，投靠一家知名集团，找一个稳固的靠山，这也就有了与宝元集团的参股合作，才有了宝元汇金公司的发展。然而，张胜没有意识到，小有小的困难，大也有大的风险。看起来宝元集团资产巨大，实力雄厚，它的发展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卷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优质资产被用作银行抵押，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又被挪用到新的项目中，新项目占用了大量的资金无法迅速脱套，资金运作已经捉襟见肘……资金链一旦断裂，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将出现！到那时，避风的港湾也许会变成葬身的坟墓！

第四章

狐狸为什么活得滋润？因为总能够骗到乌鸦口中的肉 / 67

徐海生才是一个真正的老狐狸！他混迹商海凭什么？凭的就是嗅觉敏锐，出手快，收手更快，快鱼吃慢鱼。机会来了他总可以大捞一笔盆满钵满，危险来了他也可以全身而退死里逃生。他从一则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信息中便感觉到了冬天来临的气息，急中生智金蝉脱壳。他的猎物对象自然就是像张二蛋这样春风得意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墨水的民营企业家。没费多少周折，禁不住徐海生巧舌如簧一番说项，张二蛋就接下了徐海生的盘子，当他乐呵呵地算计着自己可以赚到多少的时候，浑然不觉自己已经成了徐海生的替罪羔羊。

第五章

乌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该来的都要来！ / 93

志得意满的张二蛋还未来得及栽在徐海生的手里，倒先栽在自己手里了。可是他却全然不知危险逼近，照样歌舞升平，直到警察向他亮出拘捕证他还有点莫名其妙。恰在此时，宝元集团旗下的煤矿又发生了透水矿难事故。张二蛋在宝元集团说一不二，一手遮天，什么事情都得他说了算，这时候群龙无首，宝元集团从上到下一片慌乱，无人做主，无人处理事务。得知宝元集团出事后，那些集资的企业和个人更为惊慌，他们纷纷找到宝元集团索要集资款。没有张二蛋签字，宝元集团谁也不敢支付，事实上集团资金也已枯竭，无力支付。要债的人在楚文楼的煽动下便转向张胜的宝元汇金去要钱，一时间乌云滚滚而来……

第六章

张胜走麦城别人生病他吃药，病急乱投医丢卒保车留后路 / 111

徐海生的“神来之笔”是以老婆加拿大公民的身份倒腾资金算作外资入股，不久即抽逃资金，这个馊主意当时看起来挺不错，其实倒霉的是张胜，他被人当做挡箭牌已经涉嫌违法。别人生病要他吃药他也无可奈何！但情况要比想象复杂得多，徐海生非旦见死不救，反而落井下石，要置张胜于死地。病急乱投医，张胜无奈，只得丢卒保车，转移股份，作最坏打算，匆匆忙忙以奖励的名义将旗下三个子公司的部分股份转给三个亲信，再让他们用偿还总公司欠款和银行贷款的名义增持部分股份，让他们成为下属子公司的主要控股人，而自己名下只保留部分股份。

第七章

虚假出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无计可施面对审讯大呼冤枉 / 134

在审讯中，张胜大呼冤枉，说自己只出土地没出钱，就是一土财主，出资验资的事情都是由大股东徐海生一手经办的，汇金公司虽然是三个股东，而自己只是个傀儡式的人物，啥也不懂，任人当枪使唤。公司成立时拆借资金冒充验资资金，用虚假出资骗取验资评估，验资确认后又将所出资金转移抽逃，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徐海生一手操作的。因为他既不是合伙人中的第一大股东，又没担任董事长职务，所以并不知道徐海生如此操作涉嫌犯罪。到如今，自己成了冤大头，你说冤不冤……既然徐海生落井下石，要置张胜于死地，张胜也只好自己救自己，一口咬定徐海生了。

第八章

涉嫌犯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横遭拘押投机取巧引火烧身 / 172

检察院利用汇金公司虚假出资、抽逃资金的罪名将他拘留逮捕，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张胜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许多公司注册大多会采用虚假出资、抽逃资金的办法，虽然涉嫌犯罪，但大家心知肚明，普遍采用，也不说穿。为什么独独拘留逮捕他呢？透过一次次审问，张胜这才开始明白，他们的目的其实不是打他，而是要整垮宝元集团，由此整垮支持宝元集团的背后力量。打鬼借助钟馗，借刀为了杀人。了解了这个底细，张胜的心中便安定了不少。不过，张胜还是感到悲哀，他当初就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这个结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投机取巧引火烧身。以为拉大旗作虎皮，可以为自己壮胆也可以吓唬人，不料想竟被人当成老虎打……

第九章

因祸得福看守所成了大学校，否极泰来坐牢房竟然遇高人 / 211

张胜翻看着《资本论》十分感慨地说道：马克思说“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蠢蠢欲动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忘乎所以了；而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么上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来。”想起我从商以来种种，见过的人，经过的事，莫不如此。马克思这番话，哪里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啊，简直是放诸万世而皆准。已陷入人生谷底的张胜怎么也没有想到，看守所居然有这样一个读书的天堂，让他可以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学金融学，让他学股票学证券；更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在这里他居然可以遇到文哥这样一个神秘高人，为他授业解惑，为他指点人生，指点迷津。

第十章

投资者本性四像：狼之凶残，象之宽容，鹰之果断，狐之狡猾 / 230

文哥狡黠地说道：慷慨不是没有目的的慷慨，而是充分考虑到今后公司运营和对当地政府支持度，需要精确计算让利与得利、先得利与后得利、经济和社会成本投入与其对应的收益大小之后，才这么大度的……要成为名利场上的佼佼者，素质上必须体现四种动物的本性，那就是：狼之凶残，象之宽容，鹰之果断，狐之狡猾。

第十一章

人生如梦班房竟然轮流坐，肝胆相照患难才见真感情 / 273

云开日现，张胜终于无罪释放，想不到陷害他的楚文楼和贾古文倒被弄了进去。真是人生如梦，班房居然轮流坐。张胜回来后免不了一番接风压惊餐聚叙旧。钟情巧妙地逼迫郭胖子和黑子把当初送他们的股份交还张胜，二人嘴上诺诺，心里多少有些不情愿。不料张胜举起酒杯，慨然道：“要你们把股份退出来，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你们当我是谁人了？当初我是兵临城下，危急关头不得不行险招，要不是你们苦苦撑着公司，我出来之后还有什么？现在我回来了，每家公司我尚且保留着四十九的股份，能留给我这么多，我已经知足了，我得要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能把公司经营管理得这么出色，我就放心了！”说完连干三杯，说得众人唏嘘不已。

第十二章

浴火重生企业投资暂告段落，剑走偏锋金融投资拉开序幕 / 297

当你见过大海后，你还会留恋一个水洼吗？张胜决定尝试一个新的经济领域，那是比创办实业更激烈、更残酷的逐鹿场，在那里，财富的再分配是以秒计算的。成功，可以迅速聚资千万，失败，马上可以一文不名。张胜不但决定要把那当成他的新事业，也只有在那里，他才能积累下向徐海生讨回公道的本钱。徐海生通过不法手段积累了大笔财富，为了财富，他利欲熏心，可以落井下石，可以不择手段。他崇尚丛林哲学，全无商业道德，对于这样的无耻之徒，要打击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击他的财富。但张胜心里清楚，即便汇金公司处于全盛时期，它的财力也无法与徐海生抗衡，要取得战胜他的资格，唯有剑走偏锋！

第十三章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君子践约，百口莫辩百身莫赎一诺千金 / 318

张胜受文哥所托，答应帮文哥去做一件“小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让他转移的是价值千万的金砖和美金，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巨额财产竟然半路被人劫走！张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事情办得却是如此糟糕，他无颜见文哥，只能去看守所如实向文哥说明。为了赔偿文哥的损失，他决意将桥西开发区三家厂子的股份全部转给文哥以作赔偿。盗也有道，生意场上讲究的是立言立心立人，像徐海生这样的无耻之徒毕竟少数。张胜的所作所为令文哥刮目相看，巨金得而复失最能够考验一个人的品性，在文哥的布局中，张胜也许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第十四章

计中计局中局都为断其后路，云中雨风中浪逼他奋身一搏 / 338

现在，张胜已经山穷水尽、一无所有了。令张胜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正是文哥布的局，除非他不是文哥需要的那个人，如果是，那么这个局一计三连环的最后一环考验，除了考验他能不能勇于承担责任，有没有担当，另一个作用就是逼他自陷绝境，除了投身证券业再无其他选择，可谓一石二鸟。文哥需要的他，应当是一个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冒险家，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发不了大财，也倒不了大霉的土财主、小老板。摆在张胜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卖掉了蜀长红，筹资四十多万元；钟情给他转来水产批发市场的利润一百多万。区区不足两百万，这就是张胜的全部家当，他就站在股海边，准备奋身一搏，扬帆远航。

第十五章

组建财务公司徐海生豪情万丈，股市气焰嚣张大资金兴风作浪 / 354

徐海生西装革履，站在环形会议桌前，双手按在如镜的桌面上，目光缓缓扫过，微笑道：“我们所从事的是当下社会最具挑战性的职业。许多原本平凡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拥有让大多数人一生都难望项背的财富；也有很多人，一夕之间便失去了一生辛苦创下的家业沦为贫民。贫富的概念在这里需要重新定义，没有绝对的富，也没有绝对的贫……”在他的蛊惑下，一批炒股大户麇集在他的麾下，聚集起超过两个亿的资金，气势汹汹地杀进了股市，拉高杀跌，高抛低吸，虚虚实实，上下通吃。只有在这里，徐海生才可以尽情享受罪恶与财富带来的刺激和人生快感。

第十六章

如日中天金融帝国喷薄欲出，诡异搏杀滔天大浪卷地而来 / 382

当“徐氏基金”凭借着股价飙升的金牛地产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徐海生也在那些大户们中间树立了极高的威望。虽然那些当初没有加入他财务公司的大户们没有赚到钱，可他们却并不埋怨徐海生。当他们赚钱的时候徐海生劝他们出手，他们没听；当股票盘整的时候徐海生劝他们守住仓不要出手，他们也不听。他们没有赚到钱，那只好怨自己没那个财命，夫复何言？经此一役，大户们异常兴奋，一时间恳请加入“徐氏基金”的大户如过江之鲫，“徐氏基金”规模暴涨，可以操纵运作的资金已经达到八个亿，徐海生盼望的金融帝国正如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冉冉升起。然而也就在这时候，滔天的大浪正席卷而来……

第一章 筹大钱民间集资顿时风起云涌， 俩公司强强联手希望祸福相依

张二蛋这个老狐狸，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权衡再三，最终采纳了徐海生的建议，由他的宝元集团出面，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市工商联搞了一个名目集资。不出徐海东所料，如日中天的宝元集团由于企业规模庞大，名声在外，在项目审批中省去了许多繁琐的手续，一路绿灯。消息一经公布，公司的门槛都快要被人踏破，众人争相送钱。一周下来，集资款总额轻轻松松超过了一千万。与此同时，张胜的宝元汇金公司准备筹措三百万，入股张二蛋的煤矿。这样一来，张二蛋的宝元集团和张胜的宝元汇金公司互相参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了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祸福相依。

张胜与关捷胜、小村一郎之间的事，因为张胜抢先发动，获得了有利的形势，迫使对方有所顾忌，最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以解决。这对张胜来说是获得了全胜，因为即便坐定了是强奸未遂，按刑法也只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的轻罪对外籍人士的处理一般只是驱逐出境。如果对方咬定是张胜动用私刑，殴人重伤，至少一个拘留是少不了的。现在自己的女友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又把两个败类痛殴一顿，理智的做法自然是见好就好。

经过这件事，小璐终于同意了张胜的建议，到他厂子里帮忙了。

小璐性情温顺，做事有股韧劲儿，属于外柔内刚的性子，先前总是习惯以良好的愿望来揣度人情世故，总以为只要自己真诚地对待别人，也一定能收获一份真诚；总以为对她关心的人，应该不会存着什么坏心思，而她厌恶的人，尽量避而远之就是了，以为这样就可以从容地在这世间生存了。

当她只是个普通女工时，生活圈子相对单纯，她与人无争地默默地生活着，再加上人前人后总挂在脸上的甜甜笑容，的确让她更容易被人接受，就像是人群里的一只可爱小猫，因为无害，所以能与人很好地共处。

而随着升职带来的一系列生活空间的改变，使她无意中迈入了某个利益圈子而不自觉。她不再是那只与人无害的可爱小猫，而变成了一只有着美丽犄角的小鹿，成为了别人垂涎与狩猎的目标，而她这时还抱着一颗纯善的心来面对，结果只能是碰壁了。

小村与关厂长的丑恶表现，让小璐终于明白，这个社会并不是凭善良、凭能力就能立足的。女人要想在社会中打拼出一片天地，需要付出的实在太多了，而以她的个性，并不足以支撑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来。认清自己，才是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小璐为人特别敏感，先前顾忌较多，总是担心别人说她傍大款、担心别人说他们开夫妻店、担心张胜的亲戚朋友横挑鼻子竖挑眼。现如今认清了自己，才明白别人说什么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爱一个人，就给他更多的支持，不在于形式，而在于需要。

现在她最需要做的事，就是与张胜并肩站在一起，分担他创业的艰辛，给他更多的慰藉，不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

张胜那晚匆匆离开秦若兰的家，彼此之间留下一个未解的结，如今时过境迁，他更没有勇气去见若兰了，若兰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张胜狠下心，干脆避而不见了。

在他想来，秦若兰是一时冲动，这种性格外向的女孩子一般不会死心眼儿，过段日子也就会淡漠了这段感情。殊不知若兰衣带渐宽，日渐憔

悴，只是因为知道他有女友，道德感使她强自压抑，不敢和他取得联系而已。像她这样轻易不动情的女孩子，一旦动了心，哪那么容易驱除走进她心里的男人？

小璐擅长的是行政工作，不过一家公司最主要的部门就是财务部，张胜的公司财务又出过事，所以他现在特别看重这一块，而且自从发生了居酒屋事件后，他不愿再让小璐抛头露面，于是便把她安排到了财务部。

小璐对这一块业务是外行，她想做好张胜的贤内助，可是限于财会知识有限，总感到有心无力。要强的小璐上了十多天班之后，就跑去电大财会班报了名，每晚都要回城里上课，这一来两人相聚的时间倒是比以前多了，但不是在财务室就是在回城出城的车上，缠绵谈心的时间反而更少了。

小璐知道张胜管着整个公司很辛苦，多次劝他不要来送自己，但是张胜除非晚上有重要应酬，否则总是坚持亲自送她。这样虽然很累、很苦，但是两个人的心却比以前贴得更近、更甜蜜，只是偶尔想起秦若兰，张胜的心中不免怅然。

这天，张胜回城办事，路过公安医院，他把车停在医院门外，盯着四楼外科病房，打开车窗吸着烟。一连吸了三支烟，也没有勇气走进去，终于还是轻声一叹，启动车子离开了。

四楼窗口，秦若兰定定地望着窗外，一手举着点滴瓶，就保持那姿势，一动不动，就好像石化了一样。点滴瓶的瓶底塑料吊绳距棚顶垂下的吊杆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她的眼中先是闪过惊喜和兴奋，慢慢地变成了担心和紧张，最后，当张胜发动车子扬长而去的时候，秦若兰提到嗓子眼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嘴角委屈地抿起来，眼中溢出了闪闪的泪光。

“大夫、大夫……不是，护士……你这么举着不累吗？”床上的病号小心翼翼地

“啊？”秦若兰如大梦初醒，虽说她体质极好，这手举了这么久也酸得

厉害，被他一提醒，一下子放了下来。

那病号慌了：“哎哟，可别，护士，会回流的呀。”

“对不起，对不起！”秦若兰连忙给他挂好输液瓶，鼻子酸酸地走了出去。

张胜的车开到了省工商联，向门口的武警问清了道路，向大院后边驶去。

张二蛋带领资金部的人正在省工商联工会活动室内集资，张胜今天就是来找他的。

张二蛋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后，最终还是采纳了徐海生的意见，在市工商联租了间办公室，大大方方地搞起了集资。那年月对这类民间集资，只要能按时偿付利息，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政府一般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张二蛋的企业名声在外，规模庞大，所以倒没几个人担心他到期不能偿付利息的。所以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第一天来办理集资的都是工商联大院里的机关干部。这些人刚开始还保持观望，然后便有三三两两的人前来咨询，当真的有人抱钱前来集资时，观望人群的热情一下被点着了，纷纷急着去银行取钱，生怕晚了赶不上趟似的。

仅第一天，张二蛋就顺利集资两百多万元。紧临市政府的工行储蓄所这一天人来人往，分外热闹，不过取多存少，不得已，只得临时调拨资金以应急。

集资形势如此喜人，把张二蛋心中尚存的一丝隐忧也冲到爪哇国去了。这种方式来钱快，又不需要像银行贷款一样先提供抵押，唯一不足的就是利息高了点，不过凭着宝元集团的赢利能力，这点利息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根据会计最新报来的数据，集资一周以来，集资款总额已超过一千万。张二蛋拿着这份报告，笑得踌躇满志。

今天，张二蛋是应邀来工商联集资的。张二蛋在市工商联的集资行动很快传开了，其他单位的职工颇为意动，纷纷向领导提出该为职工谋点福

利，于是市政府办公室通过关系，向宝元集团提出专门对他们的职工办理一次集资服务。

张二蛋一向认为官与商不可分家，达官贵人的要求不能拒绝，自然一口答应，为了以示隆重，他还亲自赶了来。张胜事先打过电话，知道他在城里，这才赶来见他。

一到市工商联的办公楼，人就多了起来，这些人都是来集资的机关干部。现在人们在报上一看到非法集资四个字，就能把其中的风险说得头头是道，一副旁观者清的模样，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且不说那个时代企业集资风盛行，人们的风险意识极低，就是现在，仍有不少企业在搞高息集资，得是关系单位或者有权有势的单位，还得托关系走后门才能挤进去分一杯羹。

这种事是要作为单位办公室、工会的一项政绩，一件为员工谋福利的大事写进年终总结的，谁会想到那遥远的风险能和自己挂上钩了？而且事实上高息揽存集资，一开始就是为了骗钱的终究是少数，大部分企业还是能按时还款的，这是事实。

更何况宝元公司还拉上了市工商联和太平镇农村信用合作社，如日中天的“宝元集团”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市工商联”这么三块金字招牌，更给人一种信誉卓著的模样，足以打消人们的所有疑虑了，人们是趋之若鹜。

所以，虽说民间集资并不受我国现行法律保护，但谁会想到风险能和自己挂上钩？

市工商联的工会活动室已经把桌椅重新安排了一下，电源线铺了一地，信用社的储蓄人员摆好点钞机、海绵盒、帆布钱袋子，开了三个组收钱，还有保安维持秩序。

张胜赶到的时候，正有几个人往里搬着一箱箱的饮料，张胜便往旁边让了让。这时，身边一个男人突然道：“喂，你……你好像是张……张胜是吧？”

张胜一扭头，只见是个中年人，身穿一套深蓝色西服，方脸白面，中等身材，从举止气度上看得出是个官场上的人物，张胜瞧着眼熟，却没认出来是谁。

张胜正疑惑呢，那人笑着自己揭开了谜底：“我是彩虹区公安分局的乔羽，你还记得吗？”

张胜恍然大悟，他因为居酒屋殴斗事件第二天赶去区分局接受调查，坐了大半天的冷板凳，后来就是这人进来告诉他事情有了缓和的余地，希望他也能让一步，让各方都能下得了台。

这些事背后的无奈和复杂，张胜也是明白的，他知道事情的处理并非这位局长不肯主持正义，所以对他并没有什么成见。一认出他来，张胜也笑了，伸出手与乔羽热情地握了握：“记起来了，原来是乔局长，你好你好，你这是……”

乔羽呵呵一笑，看看那拥挤的三条长龙，把他拉到一边，说道：“哎呀，这不是宝元集团正在集资嘛，我的几个亲戚朋友拿来一些钱，托我来集上。你看，我的工作也很忙，这队伍这么长，还不知要站到什么时候，我知道你和宝元老总关系密切，如果方便的话，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啊？呵呵，当然，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张胜一听，扭头看看集资的人群，那些排长队的人已经很警觉地向他们看来。如果现在把乔羽的钱接下来，这些排队的难免有人要骂爹骂娘。他灵机一动，小声说：“乔局长，您开了金口，这么点小事我哪能不帮忙？不过我在这儿接下来不合适。您看……”

他四下瞧了瞧，说：“你先出去，把钱送到侧门，我进去见了张总，让他派人去侧门接进来，让他们到后面去给你点清楚，马上开收据给你，你看怎么样？”

乔羽一听连连点头，转身便出去了。张胜走进去，找到正在喝茶的张二蛋，两人聊了几句，张二蛋便吩咐了下去。片刻之后，便有一组收款人员声称可能收错了款，需要马上核票对款，暂时停了那个收款窗口，把收

据和钱都提到后边去对账了。

他们开了侧门，把乔羽乔局长的款子收进来点清，一共是一百八十二万，钱袋里确实有三四个人名，并没有一个姓乔的。他们便照着那些名字和后边的钱数开好收据交给乔羽，这才返回前台。

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款就收完了，乔局长十分高兴，验过收据之后，递给张胜一张名片说：“小张，很够意思啊，大家交个朋友，以后有事打声招呼。哈哈，先说好，可不是违法乱纪的事情。”

张胜也笑了，在这种部门工作的朋友当然认识得越多越好，不过还是不要有什么事麻烦到他们才好。

送走了乔局长，张胜赶回去，开始和张二蛋谈事情。今天张胜来，主要是和张二蛋洽谈合作的事，张胜已经与徐海生商洽过了，准备筹措三百万元入股张二蛋的煤矿。张二蛋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他的加盟表示欢迎。而徐海生因为有了张二蛋这个资金渠道，对宝元汇金的资金需求便有所松动了，张胜的经营的确红火，虽说他不看重这块收入，但是对他来说毕竟是一块稳定而逐步攀升的收入，所以对这个经营主张也表示了同意和支持。

张胜和张二蛋一番商量，最终确定了张胜参股的事情，这一来，他们两个的企业就变成互有股份了，关系自然比以前亲近得多。张二蛋今天亲自带队只是为了和省政府的有关领导见个面而已，上午他们已经聊过了，张胜一来，他也不想再在这种吵吵嚷嚷的地方多待了，便和张胜离开，同资金部的几个下属一起在附近酒店喝了顿酒。

天色已晚的时候，张胜见天色阴沉，秋风刮得越来越急，心中挂念着还在上电大的小璐，便抢着结了账，送走了酒意醺然的张二蛋，便赶向小璐就学的电大学校。

风越刮越急了，张胜把车停在电大门口，看着匆匆而过的路人，把窗子打开一条缝，点上一支烟吸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天空中响起轰隆隆的

沉雷声，前挡风玻璃被一颗颗雨点打成了花脸。

张胜扭头向电大校园里看了看，小璐所在的教室正亮着灯，他微微一笑了笑，合上车窗，把车座放平了些，躺在上面小憩起来。

晚上八点，小璐放了学，这时只有淅沥的小雨轻飘，天色如墨，看起来这场秋雨还没爆发完。

小璐走到门口，下意识地四下打量。张胜只要有时间，一定会亲自来接她的，如果走不开，一般也会安排了人接她，如果事先不能说定，也会在她放学的时间打个电话告诉她一声，但是今晚却没有什么动静，所以她有些奇怪。

小璐四下看了看，瞧见路灯下那辆黑色奔驰，脸上露出了释然、开心的笑意。她抱着书袋跑过去，白色旅游鞋在地面的积水里踏出了一圈圈涟漪，把投在地上的灯光摇曳得支离破碎。

轻轻打开车门，小璐欠身坐了进去，一边摸着打湿了的头发，一边笑盈盈地道：“胜子，你啥时来的？”

张胜没有说话，小璐一怔，扭头一瞧，借着车外路灯的灯光，她看见张胜仰卧在座位上，头轻轻歪向一侧睡得正香，他的身体随着呼吸微微地动着，还有轻微的鼾声。

小璐怜惜地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放好塑料袋装着的课本，托着下巴打量了张胜一阵，轻手轻脚地脱下自己的外套，悄悄盖在张胜身上，然后把他虚搭着的一只手托在自己的掌心里，柔柔地在他掌背上一吻，然后睨着他熟睡的脸庞甜蜜地笑了。

“嚓！”一道如青蛇般的闪电，紧接着一串阴雷阵阵。

“唔！”张胜的身子颤了一下，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他摸索了一下盖在身上的衣服，扭头看见了小璐。

“你下课了？现在几点了？”张胜看看表，“呀”地一声道：“都九点半了，你在车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怎么不叫我？”

小璐悻悻地道：“这雷真讨厌，把你给吵醒了。看你累得……我说过